

竹書紀年集證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十一

江都陳逢衡學

帝辛上

帝辛

原註名受

原註卽紂也
一曰受辛

史記殷本紀帝乙崩子辛立天下謂之紂。志疑案
紂有二名曰辛者殷以生日名子也曰受者別立嘉
名也猶天乙又名履上甲又名微也史不書名受偶
不及也而紂受音近故天下共稱之蓋卽以爲號矣

先儒謂紂爲諡非至康成謂紂字受德則不足信蓋
德爲虛位有凶有吉受德云者猶湯誓言夏德立政
言桀德非字之謂也然其所以致誤之由固自有說
立政曰其在受德啓周書克殷篇曰殷末孫受德呂
不韋作書誤解遂于仲冬紀著之曰其次受德康成
過信呂書取以釋經後儒又過信康成故晉孔晁注
周書張守節周本紀正義竝云紂字受德僞孔傳于
獸黎篇從馬融讀受爲紂謂聲轉相亂于立政篇依
康成作受德謂帝乙愛焉爲作善字更屬岐說而仲

達曲爲之疏曰或言受或言受德呼有單複爾豈其
然哉周本紀錄克殷篇改末孫受德爲季受季者少
子也豈史公有意更之歟

立政受德釋文引
馬云受所爲德也

元年己亥

前編丁未紂辛元祀

王卽位

史記殷本紀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
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志疑按馬融注論語云微
子紂之庶兄此本于史宋世家與紀言微子及紂異

母同自康成注尙書据呂氏春秋仲冬紀言微子生時母猶爲妾及爲后生紂遂以微子爲紂同母庶兄孔邢經疏及索隱並宗其說夫帝乙賢君不應以妾爲妻尤不應廢子之長且賢者而立晚生不肖之子如謂先妾後妻遂分嫡庶則當立后時何以不卽立太子必待紂之生乎况其爲母一爾庶不可爲嗣妾乃可爲后歟太史之爭宜在立后時不宜在欲立太子時也準情揆理呂子殊不足據餘冬敘錄云妾旣得爲后矣而所生之子不得從親稱嫡長子乎此語

真足破疑然則帝乙之欲立微子者知紂之不肖思
廢之而立賢子也太史爭之者執嫡庶之分泥于經
而不達于權也

居殷

孫之騷曰通志紂居朝歌隋改爲衛縣隸衛州朝歌
故城在縣西二十二里衛縣熙寧中省爲鎮入黎陽
戰國策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金前帶河後被山
吳起曰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括
地志紂都朝歌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

也本妹邑武丁始都之世紀云帝乙復濟河北徙朝歌其子紂仍都焉地里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注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庸東謂之衛左傳注殷虛朝歌也

衡案紂都朝歌之說竊有疑焉史記殷本紀紂之滅也封紂子武庚以續殷祀令修行盤庚之政此本呂氏殷民欲復盤庚之政也然不居其地而顧曰復其政乎今據紀年於帝辛元年書居殷於五十二年書

周師伐殷故史正義引紀年謂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更不徙都也然則朝歌之都其遊居耳因其巡幸所至故亦謂之都案紀年四年大蒐于黎十年畋于西郊遊于淇二十二年大蒐於渭則紂之康樂野于可知蓋自五年築南單之臺於朝歌繼又作瓊室立玉門故終身不返焉是則紂都朝歌之所自來而其實非遷也餘說見補遺

命九侯周侯邳侯

原註周侯爲西伯昌

史記殷本紀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志疑案

九侯卽鬼侯故徐廣曰一作鬼侯九與鬼音近如先軌皆从九得聲而徐謂鄂一作邗者非也路史國名紀云邢侯亦紂三公世紀邢侯事紂以忠諫死而邢爲文王所伐文王豈伐賢哉則知史記異本是邢字徐誤爲邗而鄂卽邢也

故人表有邢侯無鄂侯

評林見韓子難

言呂氏春秋行論過理有醢梅伯語又淮南子倣真訓云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遂謂梅伯卽鄂侯大謬國名紀有思國

或疑思卽鬼之誤非

引康成云商有思侯梅

伯則與鄂爲二國矣

路史國名紀鬼容區國商有鬼侯卽九侯今漳浦有
鬼侯山亦曰九侯山九紂三公卽鬼侯彪云鄴西鬼
侯國也隋圖經臨水縣九侯城今相之隆陽有九侯
城誕生音仇故或謂卽阬非鄂史記九侯鄂侯爲紂
三公或作邗非

統箋案戰國策魯仲連曰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
三公也鬼亦作九徐廣曰鄴縣有九侯城春秋繁露
曰紂刑九侯取其指環字皆作九廣又曰鄂一作邗
今本紀年作邗侯蓋因廣誤史稱九侯進女子紂女

不喜淫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併殺鄂侯韓子
曰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
伯醢翼侯卽鄂侯也左傳隱五年曲沃伐翼翼侯奔
隨晉人納諸鄂翼與鄂近是韓子翼侯卽鄂侯也廣
云一作邗非矣

三年有雀生鷗

孫之騷曰劉子新論帝辛之時有雀生鷗于城之隅
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國家必王帝辛驕暴遂亡殷國
統箋按家語孔子曰昔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

于城隅占之曰以小生大國家必王名必昌於是帝
辛介雀之德不修國政殷國以亡注曰介助也以雀
之德爲助也

衡按燕雀生非其類子不嗣世劉向新序雜事篇云
宋康王時有爵生鷄於城之隅使史占之曰小而生
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
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
剖僂者之背鏃朝涉之脛此等直與紂相符合真不
可解然說苑敬慎篇又云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

烏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社王
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不幾與
新序兩相矛盾與然自是新序之誤余按呂氏春秋
載射天事亦謂宋王而不引武乙豈真紀載之誤歟
抑事適相類而紀事者因各舉其說歟何前殷後宋
之適相証也噫異矣

四年大蒐于黎

統箋按楊士埏穀梁疏曰言大者器械過常春秋昭
公十一年大蒐于比蒲二十二年大蒐于昌間之類

是也又按昭四年傳曰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服
虔曰黎東夷國名也子姓漢志魏郡黎邱縣晉灼曰
黎山在其南韓非子曰紂爲黎邱之蒐而戎狄叛之
由無禮也

作炮烙之刑

史記殷本紀戲於沙邱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
僕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
於是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

世紀紂欲重刑乃先作大熨斗以火熱之使人舉不

能勝輒爛手與妲己爲戲笑

孫之騷曰列女傳曰膏銅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笑名炮烙之刑索隱曰鄒誕生烙一音閤又云見蟻布銅舛足廢而死于足是爲銅烙炊炭使罪人步其上

統箋按淮南傲真訓迨至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爲炮烙鑄銅柱漢書莽作焚如之刑猶是也

衡案呂氏春秋順民篇高誘注云紂常熨爛人手因作銅烙布火其下令人走其上人墮火而死觀之以

爲娛樂故名爲炮烙之刑畢氏沅曰炮烙當作炮格
江鄰幾雜志引陳和叔云漢書作炮格乃今本亦盡
改作炮烙矣此注云作銅烙乃顯是銅格之誤烙乃
燒灼安得言銅烙且使罪人行其上乎鄭康成周禮
牛人云互若今屠家懸肉格據列女傳云膏銅柱則
與康成所言要亦不大相遠耳又呂氏春秋過理篇
糟邱酒池肉圃爲格高誘註曰格以銅爲之布火其
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笑之以爲樂畢氏沅曰
炮格各書俱訛作炮烙得此可以正之

五年夏築南單之臺

洪本無夏字

衡案南單之臺卽鹿臺見水經注臣瓚曰在今朝歌城中新序刺奢篇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晉志王飾鹿臺崇高千仞徐廣曰鹿亦作廩

雨土于亳

孫之騷曰尙書中候殷紂時十日雨土于亳

統箋按墨子曰商紂不德十日雨土于亳天雨土君失封

衡案此雨土于殷也其曰雨亳者紂自五年築南單之臺遂居朝歌效武乙之淫亂而又甚焉其於故都蒙亳之地祖宗發祥之所絕不一顧蓋久矣紂之不復知有殷也故書亳以警之

六年西伯初禴于畢

統箋按天保云禴祠烝嘗孔疏曰自殷以上則禴禘嘗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故禘禘云宗廟之祭春曰禴周公制禮乃改夏爲禴今據竹書文王初禴于畢易未濟九五

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本義曰當文王與紂之事則改夏祭爲禴者自文王始矣杜佑通典曰畢王季初都之後畢公封焉汲冢古文曰畢西于豐三十里又按史記曰武王卽位九年上祭于畢東觀兵于孟津亦卽是畢也後漢蘇竟傳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若然則文王初禴于畢亦可謂禴祭于畢星乎知不然矣鄭環曰按王季都于畢當有廟故禴于畢

衡案畢卽畢原王季厯葬焉初禴于畢謂墓祭也孫

之騷云畢天星之名誤又案前編引作周文王初禱
于畢誤夫殷紂之世焉得稱文王哉當從今本作西
伯爲是

九年王師伐有蘇獲妲己以歸

孫之騷曰有蘇紀姓之國論語比考識曰殷惑妲己
玉馬走宋均注玉馬喻賢臣奔去

統箋案晉語史蘇曰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
焉妲己有寵于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唐書世系表
曰鄴西蘇城是又案秦誓曰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蔡氏引列女傳曰紂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姐已乃笑皇甫謐謂紂二年納姐已皆誤也今据竹書四年作炮烙九年獲姐已則炮烙非爲姐已設也

衡案前編紂辛八祀伐有蘇獲姐已嬖之較竹書先一年

作瓊室立玉門

衡案世紀紂造傾宮作瓊室飾以美玉七年乃成其大十里其高千丈多發美女以充傾宮之室婦人衣

縵統者三百人此與新序說紂爲鹿臺亦云七年而成同疑皆一時事故六韜曰紂作瓊室鹿臺飾以美玉以瓊室與鹿臺並舉是已然傾宮之造自當屬桀不得云紂也豈桀作俑而紂亦倣爲之歟故呂氏過理篇亦云作爲璇室築爲傾宮也又案韓非子文王見詈於玉門而顏色不變賈子紂死棄玉門之外卽此玉門也國策希寫曰昔者文王拘于羑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夫武王則曷嘗有玉門之羈耶戰國之說不足据大率如此。

十年夏六月王畋于西郊

金匱紂嘗以六月獵于西土發民逐禽民諫曰今六月天務覆施地務長養今盛夏發民逐禽而元元懸于野君踐一日之苗而民百日不食天子失道後必無福紂以爲妖言誅之後數月天暴風雨發屋折樹統箋按詩譜曰邶鄘衛者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冀州太行洹水之東孔疏曰河內卽紂都而西不踰太行者以其國近西也戰國策曰紂聚衆百萬右飲洹水不流則紂畋西郊蓋在太行洹水之東矣

十七年西伯伐翟

統箋按王符潛夫論白狄婚姓地理通釋曰翟隗姓
白狄有延安府鄜丹綏廓銀石州之地漢匈奴傳西
河圍洛之間有赤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
赤狄潞氏郤缺獲白狄子者西伯伐翟殆卽此歟

冬王遊于淇

孫之騷曰河內其淇水所出郡縣釋名淇縣明名周
沫邑古朝歌地漢朝歌淇水水名隋臨淇縣元淇州
也淇水源出林縣西大號山經流淇縣西北三十里

入衛河山海經沮洳之山溱水出焉南流注于河郡
縣志出衛州共城縣西北沮洳山至衛縣入河謂之
淇水口

統箋案水經注淇水逕朝歌北又屈逕頓邱西太和
泉水入焉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城西北東南老人
晨將渡水而沉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
實故晨寒也紂乃于此斲脛而視髓也秦誓斲朝涉
之脛蓋謂此也

二十一年春正月諸侯朝周

詩周南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
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
藟綰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世本古義樛木子貢
傳申培說皆以爲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焉
是也竹書紀帝辛二十一年春正月諸侯朝周意此
詩當於此時而作鄭元謂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
汝旁之諸侯其事史無所載當卽以漢廣汝墳江沱
諸詩臆之然孔子嘗言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而逸周書程典解亦云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

于商則所謂諸侯歸心文王者此自是確據嚴粲以爲文王之國東北近紂都西北近犬戎故化獨南行可謂得其理矣

伯夷叔齊自孤竹歸于周

史記周本紀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蓋往歸之大顛闕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歸之○志疑案劉敬傳言伯夷歸周在斷訟後當是也此與竹書以爲在囚羑里前似牴牾未確而伯夷傳又依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誠廉篇謂伯夷之歸在武

王初年尤非蓋欲以實其父死不葬之說耳至宋王安石臨川集伯夷論疑夷齊不及武王之世而死則鑿空之言不足信也

三墳補逸帝辛二十二年諸侯朝周伯夷叔齊自孤竹歸于周使果有叩馬之事竹書胡弗及耶

孫之騷曰漢志遼西令支有孤竹城故伯夷國呂覽曰伯夷叔齊西行如周至于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括地志平州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竹國姓默氏統箋按史伯夷列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

隱曰韓詩外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
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
齊名致字公達應劭曰孤竹之國君姓墨胎氏据殷
本紀史公曰契後分封以國爲姓有目夷氏卽此也
鄭環曰孟子以伯夷與太公並稱大老太公于三十
一年始歸周年已八十而伯夷之歸周尙早太公十
年至紂五十二年伯夷之年當不止百歲故叩馬之
事前人多有疑而未定者

衡案路史炎帝紀云禹有天下封怡以紹列山是爲

默台成湯之初析之離支是爲孤竹西伯之興有允
及致老矣而歸備之未至西伯薨此與呂氏誠廉篇
同誤今據紀年歸周在帝辛二十二年諸侯朝周之
後所謂聞文王作也故孟子兩說伯夷辟紂俱在太
公之前蓋太公在帝辛三十一年始歸文王也

二十二年冬大蒐于渭

孫之騷曰淮南子云飛鳥繳翼走獸擠脚高誘注紂
田獵禽荒故獸無不被害

統箋按照十一年公羊傳大蒐者何簡車徒也地理

志隴西首陽縣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西行千八百七十里此言大蒐于渭水隨渭水所經之地蒐之不止于一處也若扶風渭城之名起于漢武古未有也

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

詩周南殷其雷。世本古義曰憂文王也文王囚于羑里其臣相與救之室家明于大義從而思之何以知其爲憂文王也以殷其雷在南山一語知之雷者紂威也南山者周地也是詩也其閔天大顛輩室家

之爲之歟按竹書帝辛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

史記殷本紀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意淫紂
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
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
○志疑按西伯之囚因歎醢鬼侯脯鄂侯也戰國趙
策呂子行論及魯仲連傳可證此紀是已然此與周
紀謂崇侯虎譖西伯乃囚羑里殊非事實何者文王
嘗伐崇侯矣因其譖而囚之甫脫囚而伐之豈不跡
類修怨情嫌投鼠乎則知西伯之囚不關崇侯虎也

明方孝孺遜志齋集有西伯伐崇論云妄言者見詩歌伐崇求其罪而不得遂誣其譖西伯以爲伐崇之端而不自知其謬耳惟西伯之囚不關崇侯虎故敷衍多端言無準的在此紀以爲譖西伯歎二侯在周紀則謂譖其積善累德不利于紂此紀本于國策呂子而增入崇侯若周紀所說必當時雜書有此謬傳所以淮南子道應訓稱崇侯謂紂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時請圖之乃拘于羨里桓譚新論稱虎之譖曰西伯昌聖

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人也三聖合謀君其圖之
乃囚文王羨里斯語烏足信哉然則文王之歎紂無
從知之必有告者其人爲誰曰褚生補龜策傳言紂
聽諛臣左彊囚文王或者是其人歟

左彊亦見淮南覽冥訓他

若韓子難言謂文王說紂而紂囚之書大傳謂羸里
之囚由于伐耆而詩文王篇及左傳襄三十一年疏
又謂大傳稱紂見虞芮質成及伐邗密須犬戎故囚
文王俱非也

水經蕩水注史記音義曰羸里在蕩陰縣廣雅稱獄

犴也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皆圜土昔殷紂
納崇侯虎之言囚西伯於此散宜生南宮适見文王
乃演易用明否泰始終之義焉

孫之騶曰吳越春秋文王囚于石室太公不棄其國
地里志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處論衡文王
阨羑里國策拘之羑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注云

羑里在湯陰

衡案文王囚羑里時尚
未得太公吳越春秋誤

統箋按皇甫謐云紂二十年囚文王少二年也

衡案國名紀云羑里地在相音九字書音羑羅萃

曰湯陰北六里有羨城羨水城北臨水周二百五十步卽羨里城史音牖里元和志牖里一名羨城湯陰北九里通典相州湯陰羨里城隋國湯陰有防城紂囚文王築此防之

二十九年釋西伯諸侯逆西伯歸于程

史記殷本紀西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志疑按史公說文王出羨里及專征伐二事殷周

紀及齊世家所載雖有詳畧而大概相同蓋本于伏生大傳而增損之然皆戰國好事者意構之詞非其事之實也太公闕天散宜生竝周公所稱修和迪教之臣孟子所稱見而知之者則欲脫君子難必有道矣何至籍美女等物如句踐之參吳耶除去炮烙是太師少師從容燕語之所不得于紂者乃以羨里之囚一請而卽許之決無此理况洛西本紂地文王烏從獻之耶美女奇物僅足贖竊嘆之罪請去炮烙方炮有善歸己之疑安能緣茲兩端便賜征伐耶後漢

書史弼傳陶邱洪云文王牖里閔散懷金韓子難二
篇云文王請入洛西之地千里以解炮烙之刑竝承
訛襲妄而敷衍之耳然則文王何以出羑里曰左傳
襄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
從之囚紂懼而歸之呂氏春秋行論篇云紂欲殺文
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
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此文王
出獄之故也然則何以得專征伐曰文王之爲西伯
因子王季紂加賜文王弓矢斧鉞得專征伐耳竹書

可證已然則何以請除刑曰亦見呂氏春秋其順民
篇云文王處岐事紂寬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
祭祀必敬紂喜賜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辭
願爲民請炮烙之刑是地爲紂賜之非文王獻之亦
不言洛西也而炮烙之刑許不許未可知也呂子必
有所據似得其實惟言賜地千里太過宋李觀盱江
集謂諸侯從囚與請除炮烙是得衆賣恩適足以起
紂之疑而激之怒蓋未知文明柔順之道自有不可
得而害者

尚論持平文王囚于羑里散宜生救之無術乃進騶
虞美女紂喜繫釋玉門說者謂紂方溺於色而復進
以色寧不損文王臣德乎愚意其所進者之美女蓋
賢女也非采芣苢之艷姿卽游江漢之麗質與夜飲
於瓊宮瑤室之中者迥異以之在御色也而賢在其
中使紂因好色而知好賢或且賢賢以易其色則殷
祚可以不移是生之心也於何知之於騶虞知之世
主所愛者異獸耳騶虞仁獸也觀其賦性可啟人主
慈愛之心進一獸不苟如此肯使盛女謁而加色荒

乎以色遠色臣子之奇情也或謂以所進者爲賢無所徵也然不聞其賢曾聞其不賢乎具遺世之資逢溺情之主不聞有傾國傾城之事賢可知矣散宜生見文王且不可無聖后商紂豈可無賢妃本關雎之意以行之此其所以爲見知歟

鄭環曰按七年之囚內傳與紀年合諸侯皆從之囚非也不畏紂之益怒乎周書逆諸文王亦與紀年合但文王旣釋諸侯逆諸中途非逆諸朝歌也若逆諸朝歌則崇侯之言信而紂怒益不可解矣又按專征

之命竹書在三十二年武成所謂惟九年大統未集是也史記誤美女文馬之獻所因者費仲實則因膠鬲以賂費仲因費仲以賂妲己妲己悅而後賂紂故外傳謂膠鬲與妲己比而亡殷

衡案西伯之囚史記以爲因崇侯虎之譖志疑駁之甚是然謂因竊歎而得罪尙未深悉當日情事据竹書二十一年諸侯朝周所以干紂之怒越明年大蒐于渭將以耀武也又恐其力不足以制伏故未敢顯發迨于二十三年西伯來朝之時因而囚之其實昌

未嘗得罪於紂也直至七年之久文王心事已白紂亦知其無他故於散宜生入貢請命而卽釋焉或者謂周之臣子謀救君父何若是其緩不知紂囚西伯之時驟撻其鋒則其怒將不可解況是時箕子比干諸老臣尙在自必暗爲調護則此七年之中宜生諸人必有婉轉曲佑之事非竟不通聲息也惜史傳失傳耳前編於紂辛十一祀書囚西伯於羑里於十三祀書釋西伯其囚也何因其釋也何速不幾漫無所據也哉乃又承史記之訛直謂西伯獻洛西之地請

除炮烙之刑遂賜西伯弓矢鉞鉞使專征伐不知炮
烙之刑紂終身未去故後漢書王暢傳言武王入殷
先去炮烙之刑也若得專征伐之命据竹書在釋囚
羑里四年之後非甫出囚而卽命也夫以洛西之地
寧有千里而旣遂除刑之恩復有錫命之賞紂卽喜
怒無憑亦不應濫予若此据竹書三十年西伯率諸
侯入貢紂喜其順已故越二年而始有此命也蓋前
以諸侯之朝周觸其怒而囚昌後以昌之率諸侯入
貢值其喜而錫命前後事實顯然明白不必旁求他

議也至淮南則云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
擊鐘鼓以待紂之失紂聞之曰西伯昌改道易行吾
無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
其謀夫爲玉門相女童乃紂之事而靈臺鐘鼓則文
王所以興雅化也豈改道易行哉至謂炮烙始作于
此則尤不足據世紀謂紂殺伯邑考烹爲羹以賜文
王此小說家事夫殺其子以食父父食其子而不知
千古豈有忍心如此者哉紂之不善當不至此又古
今樂錄云文王囚于羑里大顛闕天散宜生南宮适

之屬往見文王文王爲贖右目者言紂之好色柎桴
其腹者言欲得其實也蹠躩其足者使迅疾也於是
周流求之以獻紂則尤妄誕不經矣千古論文王者
惟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二語真能道得聖人心事若
宜生之輩以美女騶虞獻紂自是爲臣子者分所當
盡非文王教之也乃至以用晦而明之大聖比於饒
秦陰謀險毒之爲其與桀犬之吠相去幾何書大傳
又謂太公與三子往見文王于牖里亦非据竹書得
呂尚以爲師在受辛三十一年何由於文囚羑里之

時遂枉已以要乎琴操曰文王在羑里時演易八卦以六十四乃申憤以作歌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分別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閭閻之虎使我蹇兮幽閉牢狎由其言兮違我四人憂勤勤兮此歌亦出杜撰在文王此時方憂讒畏讒之不暇而屈商左彊之徒方耽耽焉以伺其短顧能作歌以伸憤耶設有耳目之者則亦將爲九侯鄂侯之續矣然演易之事諸書俱有之新書謂文王桎梏於羑里七年而後得免亦非夫桎梏則何能演易耶

三十年春三月西伯率諸侯入貢

統箋按左傳襄四年韓獻子言于朝曰文王帥殷之
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

鄭環曰周書大匡解三州之侯咸在程典解文王合
六州之侯奉勤于商鄴保解九州之侯咸格于周辛
苦役商蓋青兗冀亦有朝聘于周者孔子約而言之
但言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後學不察並以集注之六
州爲疑觀孔晁不從諸侯卽王位之說可知孔子之
言朱子之注皆當時實錄也

三十一年西伯治兵于畢

統箋按括地志畢原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王氏曰畢無山川陂湖井深五十丈秦謂之池陽原漢謂之長平坂其地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西伯治兵于此習戰也

得呂尚以爲師

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

志疑案孟子曰太公望則其名望審矣大明之

詩曰維師尚父則尚是尊稱明矣惟尚是尊之故後世遂號曰呂尚而尚實非名史於世表作太公尚於世家作呂尚以望爲號未免乖反而其字日子牙或單呼牙詩疏索隱唐宰相表載之以爲名牙者妄也

而路史後紀四作名涓注引
符子方外作太公涓尤妄
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

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
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
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蓋嘗
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伐獵卜之曰
所獲者非龍非虵非虎非禬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
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
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
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

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

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

散宜生閔天素知而招呂尚

志疑按依此說則是太公非身遇文王而閔散

爲之介紹也豈其然乎况囚羑里之時太公猶未歸周也此本尚書大傳之謬說而增損之美女奇物之獻尤妄或問孔仲達文王詩序疏謂文王之得太公無經典正文言其得之年月羣言不同莫能齊一司馬遷馳騁古今尚不能知其事問所由今未能正之則子以爲被囚時未得太公奚據曰以孟子知之孟子稱太公之言曰西伯善養老明是歸周在文王爲西伯後故劉敬傳言呂望來歸在斷獄後也而仲達引維師謀言太公遇文王于伐崇之前前編言紂十五祀西伯得呂尚較史記大傳紀年諸書所說爲長或又問世傳太公八十遇文王確否曰此本于孔叢子記問篇及列女傳齊管妾婧語未敢爲信太公之

遇文王有云七十者說苑尊賢篇年七十而相周後
書文苑高彪傳呂尚七十氣冠三軍有云七十二者
荀子君道篇太公行年七十有二文王舉而用之韓
詩外傳四太公年七十二而用之者文王漢書東方
朔傳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設用于文武桓譚
新論太公年七十餘乃升爲師有云九十者楚辭九
辨太公九十乃顯榮兮韓詩外傳七說苑雜言高誘
淮南說林注竝言九十爲天子師其將何從又問竹
書謂太公堯于康王六年尚書疏謂成王時齊太公
堯周公代爲太師未知孰是曰書顧命稱齊侯呂伋
則太公非卒
于康王時矣

衡案伊尹相湯世以割烹誣之久矣而太公則尤甚
焉楚詞云呂望之鼓刃兮遭周文而得舉戰國策亦
云朝歌之廢屠文王舉之而王至楚辭注則并摻有

下屠屠牛上屠屠國之語遂若太公真有此事者此
與鵠冠子謂伊尹酒保遙遙相對然尹之爲酒保世
鮮知者卽知之而亦不之信若太公之屠則盡人而
同辭也嗚呼以太公之賢抱道寂處豈無以自養而
必隱于屠哉蓋釣則有之而屠則未也然釣亦不過
避居東海聊以自遣如尹之耕于有莘以避桀耳夫
豈有刺魚得書兵鈴出腹之事耶今據紀年西伯治
兵于畢得呂尙以爲師蓋亦猶伊尹之聘而後出也
何等鄭重光明而諸書加以一切陰謀詭異之說豈

不寃哉又案周書雒師謀注云文王既誅崇侯得呂
望于磻溪之厓是在伐崇之年書大傳云散宜生南
宮括閔天學於太公望四人遂見西伯于美里是在
被囚之年今據紀年釋西伯在帝辛二十九年得呂
尙在三十二年伐崇侯在三十四年蓋在伐崇之前
西伯囚美里之後而前編乃於紂十有五祀書西伯
伐犬戎得呂尙誤矣又諸書言太公之遇文王有云
七十有云九十者今案太公相周之年當以七十爲
是越二十一年武王伐紂太公年九十遂封齊又越武

王六年成王三十七年太公年一百三十三又越康
王六年太公薨統計太公得年一百三十九歲故六
韜云太公年百三十六歲也古篆六與九多訛說見
後康王六年

三十二年五星聚於房

衡案春秋元命包姬昌蒼帝之精位在房心又云房
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感精符云滅虛者房註謂虛
爲湯之精房星爲文王之精言將滅殷者文也又云
殷紂之時五星聚於房金樓子云五緯聚房心周之

分野是時西伯舉閔天泰顛於罝網之中舉太公于渭水之上伯夷叔齊自孤竹就養辛甲向擊自商邑來歸人材並茂龍興雲集故五星聚于房詩曰子有疏附子有先後子有奔走子有禦侮蓋謂此也何楷以卷耳爲太姒欲文王求賢審官之詩鹿鳴爲文王燕羣臣嘉賓之詩南山有臺爲文王養老之詩信不誣歟厥後辟雍靈臺相繼并建唐虞而下皆所不及宜孔子有于斯爲盛之歎也

有赤鳥集于周社

墨子非攻下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
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綵圖地出乘黃

呂氏春秋應同篇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
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
則火

尚書帝命驗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止于昌戶
民踰山穿穴老幼相扶歸者八十萬戶

尚書中候周文王爲西伯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
書入鄧止于昌戶乃拜稽首受最曰姬昌蒼帝子亡

殷者紂也

禮稽命徵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

隋天文志周文之興五星聚房赤雀銜書止于王居
衡案易通卦驗云文王得赤鳥而演易然古今相傳
文王演易於美里事在赤鳥集周社前十年不得如
通卦驗所說

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

詩大雅皇矣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
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其王赫斯怒爰整

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
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
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
民之王。世本古義曰王肅云密須氏媾姓之國也
地里志云安定郡陰密縣詩密人國括地志云陰密
故城在鶉觚縣西其東接縣城按鶉觚故城在今平
涼府涇州靈臺縣西五十里與邠州西界相接阮在
密之南界亦近邠之國徂旅孟子作徂莒疏謂春秋
書莒子盟于密則莒密之近地韓非亦云文王克莒

今按古莒國卽今山東青州府莒州其地去密須殊遠孟子文以旅莒音近致誤耳書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今考史記伐密伐崇事俱在伐昆夷之後竹書所載又俱在伐昆夷之先未詳孰是爾雅云山脊曰岡文王師既至其而密人之從阮界來侵者不敢與文王爭鋒羣然陟于高岡之上蓋據險以自固也高平地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陸曰阿此四句乃文王爲持久之計以困密人蓋密人旣先據高岡此難與爭地利惟令其求下不得則彼將坐困考

竹書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三十三年
密人降于周師計伐密距密降之時尙隔一年其爲
持久以困之明甚

孫之騷曰郡縣釋名曰平涼府靈臺縣在周爲密須
國地文王伐密卽此隋置靈臺縣取文王伐密作靈
臺之義今縣有靈臺相傳周文王所作處明胡松曰
靈臺之名雖古然非詩所歌咏特以文王爲西伯征
密須嘗過其境後人神明其地築臺以識遂以名縣
予攷詩皇矣章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繼之靈臺章

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然未明言文王經營靈臺于密也路史云長安有靈臺鄉東陽許氏云靈臺之作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文王本都岐在位四十六年遷郢又三年遷鄴作靈臺其時九十有六則靈臺之不在密益明矣

統箋案大雅毛傳曰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其廬劭曰密須姑姓之國臣瓚曰安定陰密縣是左傳桓十年虞公出奔其池張氏曰今涇州有其池黃帝使伶倫之阮隃之陰取嶰谷之竹又按阮無所考據漢

成帝陽朔元年詔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陸友仁研北雜志梁四公子有仇臂五阮人或卽是阮之故地也密須之伐書傳以爲在文王受命之四年今據竹書是在殷末錫命文王之前一年也

衡案說苑指武篇云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于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讒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

之也皇甫謐亦引之信如此言是伐密非救阮之師而特爲倖功之計矣又路史國名紀云密文王伐之詩云密人不恭者事見周書蓋與紂有謀周之意夫是時方有弓矢之賜專征之命紂曷嘗謀周哉而謂與紂有謀周之意亦非又荀子文王誅四註謂密阮共崇也夫侵阮阻共者密也文興師特以救之耳非伐阮共也誅四當謂密崇及耆邗楊氏以阮共當之誤矣此與路史國名紀謂文王侵阮同誤又說文云阮代郡五阮關也楊升菴曰詩侵阮阻共卽五原之

地通雅按張氏曰阮國名其阮之地名皆在今涇州
今有共池詩地理考注云氏族畧阮商諸侯在涇渭
之間漢五原郡邊河西本秦九原郡五阮自爲五原
而侵阮之阮則別一阮升菴想未考也

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師遂遷于程

孫之驥曰國語密須由伯姑伯姑密須之女也謂由
嫁女而亡北堂書抄密須歸文王蘇氏曰文王既克
密須于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是歟

統箋按周書大開武解曰維王一祀三月王在酆密

命訪于周公旦曰嗚呼余夙夜維商密不顯誰和告
歲之有秋今予不獲其落若何孔晁注密人及商紂
謀周大命不得其落恐將亡皇甫謐曰密須人自縛
其君而歸文王昭十五年傳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
所以大蒐也杜注密須姑姓國在安定陰密縣東故
密城是也又周書言一祀三月者是年爲文王受命
得專征伐之年故周書稱爲一祀如所謂文王受命
九年大統未集皆以是年爲始一祀者時從殷稱祀
也孔氏詩疏曰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今周

書程寤解闕据大開武解周公旦對武王曰茲順天
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佑有周孔晁注
曰言天寤周以和商謀商朝生葛是佑助周也程寤
解雖亡其義畧見于此矣

衡案此遷于程乃遷密人于程也不指文王遷都當
連上密人降于周師讀統箋另爲一條誤矣蓋密人
始則負固不服助厥主以抗拒迨遲至一年之後勢
窮力竭又縛其主以與文王則其民之不義甚矣若
留置其地必騷擾不寧故遷之我國以化導之若周

公遷頑民于洛邑漢武帝徙豪族實關中是也如謂
文王始遷都于此則大不然案王季于武乙二十四
年伐程克之于文丁五年作程邑則是當王季之末
年已居之非文王始居也故竹書于帝辛二十九年
直書諸侯逆西伯歸于程而其義自見孫之駮引蘇
氏謂文王既克密須于是相其高原而徙都謂之程
邑真言不見古書矣而金氏前編乃云西伯伐密須
遂都于程豈不誤哉又案統箋所引大開武解謂在
文王受命得專征伐之年亦誤案大開武解乃武王

時作觀周書序可知一祀三月為武王即位之元祀
非謂文王也密乃慎密之密孔注謂是密人誤案篇
中有云維文考恪勤戰戰斷非作于文王時矣

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

原註約按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征伐受

命自此年始

統箋按大雅文王篇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箋曰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

作周邦孔疏引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注云受命謂受殷王嗣立之命彼謂文王為諸侯受天子命也此述文王為天子故云受天命也漢和帝時應劭著風俗通曰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殷何緣便得列三王哉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其辯論至於訟闢太王王季皆見追號豈

可復謂已王乎今據竹書殷錫西伯命得專征伐沈
休文附注以受命爲受得專征伐之命較應氏更爲
明快真可以破
千古之疑矣

衡案紂爲不道諸侯之不嚮殷久矣三十年西伯率
諸侯入貢特西方諸侯耳其餘之不入貢者尙多紂
於是時嘉其逃職必有四征不庭之諭故三十一年
西伯治兵三十二年卽有伐密之舉非但以侵阮之
故亦以其闕禮王朝耳詩皇矣云密人不恭夫謂之
不恭則其罪可知矣迨至密人服降紂於是又有專
征之命其事有實相因者如謂伐密出于文之私意

紂方且忌之不暇何錫命之有而逸周書孔晁注乃謂密人及商紂謀周斯語實爲妄揣夫旣與密謀周而周又伐而降之乃更假周以征伐之大權是猶之欲以刃殺人而轉授其柄也豈理也哉

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邶

史記殷本紀及西伯伐飢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志疑案飢國周紀作者宋世家作叽蓋古今字异其實一耳耆與黎爲二國故竹書紂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四十

一年西伯昌堯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書于呂尙四
十四年西伯發伐黎灼然兩事路史國名紀云黃帝
後姜姓有耆國侯曾自伊徙耆爰曰伊耆堯之母家
商後子姓有黎國侯爵與紂都接判然兩地黎在上
堂黨壺關
非東郡之黎也辨
見經史問答卷九史公誤以西伯戡黎之篇載于伐
耆下并爲一案千古傳疑迨宋儒始發其誤至前編
出而論乃益暢

路史國名紀飢昔文王伐飢本作仇音祈卽耆也周
書傳五年伐耆而大傳作戡耆故說以爲黎也

統箋按殷本紀西伯伐飢國滅之徐廣曰飢一作肌
又作者是耆卽飢國也左傳僖二十九年祝融曰分
康叔以殷民七族有飢氏是也周本紀謂西伯伐耆
國正義曰卽黎國也然尙書西伯伐黎乃武王襲封
西伯後三年事也安在文王所伐之耆卽黎乎又案
地理志河內陜王縣孟康曰故邗國今邗亭是也

衡案尙書大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
伐邗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
七年而崩史本紀則云受命之明年伐大戎明年伐

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邠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
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金氏前編從之又
以作靈臺係于徙豐之一年今據紀年伐密在錫命
之前取耆及邠伐崇統係之三十四年則錫命後一
年也至三十六年始伐昆夷又在遷豐之後而靈臺
則作于帝辛之四十年與諸說迥異其時又有伐許
魏事見大戴記

遂伐崇崇人降

詩大雅皇矣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

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芾芾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世本古義曰說苑云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唯爲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今按令毋殺人

毋壞室等事則此詩所謂是致是附者也曰聽獄不
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卽此詩所謂是肆
者也曰蔑侮父兄不敬長老卽此詩所謂是忽者也
詩與說苑之相合如此竹書以爲商紂三十四年事
左僖十九年傳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
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路史國名紀崇崇侯虎紂佞臣文王虜之今崇有崇
城崇侯墳九域志云虎也寰宇記彭城北三十垞城
臨泗水秦地志云垞城古崇國兗人謂實中城曰垞

城西南有崇侯廟與秦崇異

衡案何楷曰棫樸詠文王祭告伐崇之事疑卽九夏中之章夏董仲舒春秋繁露云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中候我應云元陽伐亂崇孽首王曰於戲斯在伐崇謝告注云斯此也天命此在伐崇侯虎謝

百姓且告天是祭天而伐主爲崇也

冬十二月昆夷侵周

衡案帝乙三年文王承王命命南仲拒昆夷城朔方是昆夷不獨爲周患亦且爲商患也至是閏四十四年昆夷侵周所以報南仲之役也世紀文王受命四年春正月丙子昆夷侵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按紀年爲文王受命之二年非四年也

三十五年周大饑

統箋按周書大匡解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
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謂此也又文傳
解文王召太子發曰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
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
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
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蓋亦有鑒
于此也春秋襄公二十有四年大饑穀梁傳五穀不
升爲大饑衡案大匡解維周王宅程三年謂遷密人
於程之三年宅卽多士宅爾邑之義蓋遠
程在王季時故紀年於文王釋囚之日直云諸侯
逆西伯歸于程也夫不居程而顧曰歸於程乎

西伯自程遷于豐

統箋按孔晁曰程地名在岐州左右初王季之子文王因焉而遭饑乃徙豐焉師古曰文王作豐今長安西北界靈臺豐水上是

鄭環曰按大饑而遷豐蓋旣作大匡以詔牧其方而散利勸分矣又大興工作一以救饑一以集事所謂一舉而兩得也後世以工代賑之法蓋昉于此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十一終